

## 第六回 赴科場江中遭禍 報恩德寨內存身

詞云：

可憐禍福事無常，功名頃刻惶惶。月影空花，寧不淒涼。誤入桃源，洞房說蕭娘。堅辭名義，困我書香，無限思鄉。

右調《濕羅衣》

話說雲龍野人細觀張、萬二人道：“二子器宇不凡，日後必為衣紫之客。惟張子美中不足，結髮無齊眉之慶，後得治民清廉，則介福彌深。二子終身已定，惟王子前途浩遠，不能細述，老道有偈言八句，汝可記著。”隨取筆寫於紙上，遞與王雲。王雲雙手接過，看上面寫的道：

丁火虛驚，不遂功名。  
藍田雙玉，前定夢英。  
哀哉生我，南北埋塵。  
子孫瓜瓞，榮壽康寧。

王雲看過，不能細解，心甚怏怏。雲龍野人道：“汝不必躊躇，終身之事，盡在於此，日後自然應驗。”張蘭道：“弟子等科試在耳，可能得第？”雲龍野人道：“功名之事，老道不知。路途驚恐，最宜慎之！”遂垂眉不言，三人祇得頓首致謝而出，道人即係雲龍真人，王雲乃群仙降世，雲龍真人故此來點化他一番，次日所以就隱去不題。

且說他三人出得觀中，來到張蘭家坐下待茶。張、萬二人欣喜，惟獨王雲不悅，祇將這八句偈語吟哦，始不能解。道：“內云‘不遂功名’，‘哀哉生我’，頗為不祥。”萬鶴見王雲憂悶，遂道：“清覓兄不消憂慮，弟觀此偈語後兩句大為吉昌，為人在世，祇看終身之吉兇，以前顛沛些何必介意。”王雲道：“這道人相兄等榮貴終身，獨與小弟不言，必有患難，故此憂慮。”萬鶴道：“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。人之禍福，總在上蒼與聖人。清覓兄才智過人，何以一時之糊塗？”王雲聞言大喜道：“承長兄指教，弟頓開茅塞。”隨談笑自若。三人又說些閑話，各自散去。

不覺光陰易過，條又望期。王雲命家人僱下一隻大船，次日早晨，整備行囊，一應物件，帶了錦芳，拜別了母親。夫人隨吩咐道：“路途須要小心。”隨同了錦芳，來至河下，張、萬二人尚還未到，王雲先上船，安排好琴書行李，復至船頭上，望見張、萬二人遠遠來了。行至船邊，王雲道：“二兄快請登舟。”張、萬二人上船進艙，揖罷，萬鶴道：“清覓兄來之何早？”王雲笑道：“弟不比兄等有尊嫂留戀。”萬鶴道：“此時由兄說趣話，說兄的日子在後邊。”王雲就吩咐開船。船家即忙解纜開船，望北進發。張、萬二人各帶家童一個，共是主僕六人，惟有三人談今論古，說詩道文，到不寂寞，是日舟抵無錫，王雲吩咐將船泊於惠山濱內。船泊已定，三人同登岸觀看惠山景致，但見那：

巍巍殿閣不勝幽，古柏蒼松隱佛樓。兩岸柳陰藏市館，鐘聲揚出亦悠悠。香雲繞，品泉流，錫山峰對惠山頭。落葉飄來魚鼓靜，暮煙綠徑月升樓。

右調《鷓鴣天》

三人觀玩了一會，見金烏西墜，玉兔東昇，在一座石碑上坐下，看那山嵐煙霧，夜色闌珊，張蘭道：“舟中暑熱，莫若將酒席移來此處小飲，可乎？”王雲道：“小弟亦有此意。”隨命錦芳到船上取了酒餚，到山上擺下，三人共飲，祇見月光如畫，萬鶴道：“對此良夜，我等三人在此小飲，廣寒中仙子應有憐乎？”張蘭道：“月中素娥見了我等二人未必憐也。祇恐見了清覓兄倒要動情，正所謂月裏姮娥愛少年。”王雲道：“二兄休得要取笑。待弟作一歌以記其意，若何？”萬鶴道：“如此更妙。”王雲隨歌道：

人生於世最樂兮，花酒情長乎良朋。  
皓皓月照山川兮，白雲悠悠四海昇。  
姮娥笑我寂寥兮，雲睹寒宮也相乘。  
風清露沾青衿兮，妒煞闍黎幾眾僧。

張蘭道：“清覓兄之歌，曲盡其景，吾等不為寂寞矣。”王雲道：“亦要請教二兄一歌，未知有此興否？”張蘭道：“對此美景，亦當獻醜。”隨歌道：

霞觴映月青山兮，寂寂松濤玄鳥啼。  
頑石留人心醉兮，造化相持我獨迷。  
盈盈一水名利兮，此時此際樂更齊。  
祇隔故園六時兮，計程應到百裏溪。

張蘭歌罷，萬鶴亦應聲道：

良夜迢迢清風兮，蒼翠山環古剎宜。  
舉手月落金卮兮，笑將吞月幻虛奇。  
英雄處世慣樂兮，四海飄遊任我居。  
蕭蕭竹木敲林兮，夜深白露來酒裏。

王雲道：“二兄歌思甚佳，勝弟百倍，惟秀芝兄有懷鄉之念。”張蘭道：“懷鄉之念，何人不有？”萬鶴道：“夜深矣，我們趁早上船罷。”三人一齊步下山來上船，家人收拾杯盤回來，次早開船，途中閑話之事不題。

且說舟行不兩日，已到京口泊住。三人上岸，步到江邊，見一派的江水，急波滾滾，往來帆影，真如一葉。王雲向張蘭道：“此時江景倒也可觀，更兼金、銀、焦、蒜幾山，惜乎天色已晚，不能上去一遊。”張蘭道：“在此一望，總在目中，何必登臨？”萬鶴道：“對岸一望之地，諒是瓜州，今日何不過去？”張蘭道：“天色已暮，明日長行。”說罷，三人仍回舟中安歇不題。

到了五更時候，三人就催船家開船，不期是夜竟大霧漫漫，船家道：“要待霧散纔可開船。”他三人哪裏肯聽，祇是叫開。船家也不敢十分違拗，祇得解纜往江北進發——所以讀書人哪曉得江中利害。一者也是合該有禍，卻纔放到半流，

客商回來，見了王雲的船，趁著這樣的大霧，正中機謀，說聲“動手”，就將王雲船來搭住，斬斷帆繩，七八個強人跳上船來。王雲船上的船家見了，個個束手而戰，任這些強人打入艙中，一掠精光。內有一個強徒，將王雲看了兩眼，就將王雲馱過船去了，眾強人就揚帆而去。從船家看見強盜已去，方出來互相埋怨。張、萬二人及家人俱各面面相覷，見此光景，甚覺慘然。張蘭跳腳道：“就遲些開船也罷，誤在催逼，遭此橫禍！”萬鶴道：“行囊劫去倒也罷，為何將清覓兄搶去？令人不解！若是仇人搶去，害了性命，王年伯就是此子，豈不休矣！”張蘭道：“事亦出乎無奈。”隨叫船家仍回京口。萬鶴道：“此事竟應道人之口了。”張蘭道：“何以見得？”萬鶴道：“前日清覓兄偈言首二句云‘丁火虛驚，不遂功名’，今日是丁巳日，況道人云：‘途路驚恐，慎之。’今皆應驗。”張蘭道：“如此看來，也是大數，清覓兄不至喪命。”說話之間，船已到京口。張蘭同萬鶴寫了兩張呈子，到府、縣官投遞，府、縣兩處曉得王仁誠之子被盜劫去，不敢怠慢，即忙差了捕役，分頭緝捕。

你道如何捉著這伙強人？張、萬二人一連候了幾日，並無消息，祇得聽府官差人去緝捕，船竟回蘇。錦芳先到府中報知主母，夫人聞言，慟之欲絕者數次，眾丫鬟、婦女救醒。少頃張、萬二人來到，請出夫人，揖罷坐下。夫人道：“小兒祇說同二位尊相北上，以為萬安，不料又遭此傾生之禍，未知能有相會之日否？今二位尊相到舍，有何見教？”張、萬二人道：“年伯母在上，小侄等來非為別事，令郎被盜劫去，自然尊介來已經稟過，前令郎與侄等未起程之先，玄妙觀有道人能知未來之事，侄等同令郎去問終身，道人有八句偈言付與令郎，上有‘丁火虛驚，不遂功名’。前日被劫，卻是丁巳日，又有虛驚二字，況年伯未嘗結怨於小人，今雖被劫去，諒無加害之理，伯母請自寬心。”夫人道：“承二位尊相安慰老身，但母子難免不悲傷耳。”萬鶴道：“侄等叨在令郎交契，尚然關切，何況伯母是母子天性。但前日侄等在京口已經報了府、縣，府、縣目今僉批差人嚴獲，少有音訊，即當來報府。伯母大人且少寬懷，保重貴體要緊。”說罷道：“侄等且告辭，再來請安大人罷。”張、萬二人別去不題，且說夫人在家逐日悲慟，修書差人上京報信不題。

卻說王雲被劫之事。誰知這個強盜就是元宵釋放的滕武，已入長興山為盜，後來李霸死了，這些嘍羅們就立他做了寨主。祇因李霸未死做寨主的時候，下山劫掠鄉村，見一小女子生得好，他竟擄上山來做了女兒，名喚英娘，年纔六歲，生得百伶百俐，所以就與他書讀，故此認李霸為父。到了十三四歲上，人又生得一貌如花，詩書文墨無所不通，所以李霸更愛如掌上明珠。一日向英娘道：“汝以此才貌，吾必要與汝覓一快婿，也不枉帶你上山。”英娘知身非所棲，以字匪人，故此不避羞赧，向李霸道：“爹爹若與孩兒擇婿時，其人才貌若不與孩兒相等者，誓死而難從嚴命。”所以李霸臨終，託與滕武道：“倘吾去世，汝當任此山寨之主。我有義女英娘，才貌兼全，真人間之罕見。汝當為擇一才貌兼全的快婿，不可妻於匪人，為他終身之恨。”隨喚出英娘來，命拜滕武為父，拜畢，李霸道：“莫負我重託！莫負我重託！”大叫數聲而亡，當時各各舉哀掛孝。殯殮已畢，眾人推滕武任其山寨，屢屢曾吩咐覓獲才郎不得。卻好此日劫掠財物，又撞著王雲一表人才這樣一個少年，故此搶過船來。

不兩日到了山寨，王雲不知就裏，所以驚得魂不附體。祇見三四嘍羅上山去了，頃刻同了兩個頭目來，對眾嘍羅們道：“與相公整好衣冠，請上去相見。”王雲聽得“相見”二字，心中纔少定，起身整好衣冠。二人上前向王雲打躬道：“先生請行。”王雲問道：“此處是何地？將我劫來作何計較？”二人道：“先生不必驚疑，到寨中便知分曉。”王雲始知是強盜，無可奈何，祇得同著二人走上山來。一般也有關隘，到還有條款佈置，也不細去看他。不覺已走到寨中，祇見廳上一人端然坐在那裏。這二人上前稟道：“蒙大王差迎貴客已至。”滕武道：“著他上來。”隨喚王雲，王雲就上前，端然立著道：“汝等何敢劫擄宦家子弟？應得何罪？”滕武聞言冷笑道：“此處並非城池皇地，惟我獨尊。甚麼宦家不宦家！你大模大樣，見了俺也不行個禮兒，反出大言，挾制誰人？”王雲怒道：“汝等強徒，群聚山林，擅自稱尊，豈人類也？吾頭可斷，焉能屈膝於汝等賊子乎？”滕武見王雲毀罵，勃然大怒道：“黃口孺子，無知小兒，俺到優待於汝，汝反毀罵於俺！”喚左右：“與我斬訖報來！”嘍羅聞言，急忙動手。纔接王雲的兩個頭目張成、孫虎上前稟道：“請大王暫息雷霆。這書生小子不知利害，看擇人之難，待小將以言勸他。”滕武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放了綁，汝等可去問他姓名、鄉貫，再來回報。”二人領命，帶了王雲到別室坐下，道：“先生適纔之言語，太覺猛了。古人云：‘在他檐下過，怎敢不低頭？’”王雲憑他二人說長道短，祇是個不開口。張成道：“先生尊姓大名？貴鄉何處？乞道其詳。”王雲心中暗想道：“欲待言，又恐加害我。且相機而應，巧處商量。”隨道：“小生姓王名雲，祖貫蘇州，家君仁誠，現居翰院。”二人道：“原來是一位公子，多有失敬了！實不相，大王有一位淑女，真正才貌兼全，欲得一佳婿，今遇公子，如得連城之璧，欲贅東床，共成大業。公子若依在下，可以俯就此段良緣，切莫過於固執，以失其和心。”王雲聞言，變色怒道：“小生乃名門貴裔，豈肯納賊女為妻？”張成忙掩住王雲口道：“公子謹言，恐生事端。”王雲道：“有何大事，可速速送我下山！若不送我回去，倒速求一死，免污上祖聲名。”張成笑道：“公子，你突將性命看輕了。大王之女，生得絕世無雙，這樣美事不可錯過。”王雲又怒道：“汝等一般狂徒，何必嘖嘖！”

張成見王雲十分執拗，倒將言語傷人，也就怒惱起來，向孫虎道：“小子無知，兄看守他在此，我去回復大王，再作定奪。”隨到前廳，將王雲之言一一稟知。滕武驚道：“原來就是我恩人，何不早言！”忙整衣冠來見王雲，就倒身下拜道：“肉眼無珠，冒犯台顏，望恕不才無知之罪。”王雲一時竟茫然不曉，隨攙起滕武道：“兄何前倨而後恭？不識何由？”滕武道：“諒恩人也不認得不才了。向蒙公子元宵活命之恩，就是愚下。”王雲道：“原來你就是滕兄。別後多時，不意就創此等大業！”滕武隨邀王雲到大廳上坐下，向王雲打躬道：“小弟們不知大駕，誤犯虎威，罪莫大焉。”王雲道：“不知者不罪。”滕武就吩咐手下排宴。王雲道：“明日乞令一人送小生下山，足見高誼。”滕武道：“公子不必焦慮，且消停一日。但山寨中無非村醪野味，實非敬客之物，愚下也還另有片言相告。”王雲道：“承兄美意，實該領情，但家慈在堂，一聞此信，不但悲傷，更加朝夕懸望，能令為子者安乎？還是賜我還鄉更叨愛矣。”滕武道：“公子不必介懷，少不得要送駕回府，祇是還未到此日。”說話之間，筵席已經擺下，滕武起身奉王雲上席一座，滕武對面一座，下邊幾席是眾頭目。須臾坐定，滕武向王雲道：“雖然村醪野味，公子若不嫌簡褻，可請用一杯。”王雲思鄉心重，哪裏咽得下喉去，所以祇推無量。正是：

一心一念報深恩，詩賦無情志獨存。

清酒難回君子意，為關名節執辭婚。

王雲見滕武加意殷勤，自己回想到：“這班人終是強盜，我若過於推卻，他起獸心害我，豈可策料。他若再來勸時，我且勉強也飲他兩杯。”主意已定。話說滕武見王雲不酒不看，隨起身到王雲席上道：“想是公子一人寂寞不飲，待愚下來奉陪。”王雲起身道：“小生實係酒量不勝，何勞大王錯愛？”滕武道：“就少可見意，也盡不才之心。”隨滿斟一爵，奉與王雲。王雲接來，勉力飲盡。又奉了兩爵，滕武纔歸原席。大眾又勸，王雲堅辭。少頃席散，送王雲到一書房安歇。

不知不覺的住了五六日，一日滕武向王雲道：“不才受先寨主之託，權守此山寨，實是欠才，不能在此。近來朝廷昏弱，權臣當

道：不能使英豪才士得志。不才觀公子正是少俊英豪，莫若守此山寨，以圖大業，不才願讓，不識公子意下若何？”王雲聞言，正色道：“大王何害小生為罪人也？小生雖未上進，家君現居翰苑，世代簪纓。若為此不法之事，貽千古臭名，滅祖宗之蔭。雖身首異處，實難從命！”滕武見王雲立志堅牢，出言惡撞，面含慍色道：“公子不願為也，聽憑尊意，決不相強，但要留公子在此幫助不才，共守此寨，待朝廷招安之日，同下山去。”王雲見滕武面容不善，恐觸其怒，祇得含糊答道：“小生才疏學淺，恐不能應教於左右。”滕武道：“公子不用過謙。”又道：“不才還有一事相告。”王雲聞言，諒是說親，隨道：“大王又有何見教？”滕武道：“不才有一女，可稱淑媛，但無君子相配。今遇公子而不為，君子再往何求？若不見棄，願奉公子以侍箕帚。”王雲接著說道：“承大王雅愛，實該領教。奈小生已經聘過荊妻，有妨尊命，望乞海涵。”滕武見王雲堅意辭婚，就拂然道：“公子自抱鏗金戛玉之才，諒我等山雞難配鳳凰，然有女亦不怕無婿！”隨吩咐各路關隘上人等，“若遇王相公，不許令其下山。如有放行者，定按軍法！”王雲被滕武當面譏刺，也無奈他何；又聽得不放下山，真正祇好肚中暗苦，也祇得勉強住下不題。

卻說英娘年已及笄，每常閑坐花亭想道：“奴家生在名門，被強徒帶上山來，稱人為父。我枉有才貌，陷在山寨之中，終無出頭之日，將來不知作何結果？”時下又值秋景蕭蕭，更觸起一番愁緒。他自己思前想後，想到這個心酸的去處，留不住兩行清淚，介破了芙蓉嬌面，這已無怪其然。且說這英娘身邊有一個侍兒，名喚香珠，生得倒也有幾分姿色，人又乖巧，望見英娘不在房中，尋到亭子上來，祇見英娘一人獨坐，面帶憂容。香珠就問道：“小姐，你一人在此，為何煩惱？”英娘道：“你丫頭家曉得甚麼，怎知我心中之事？”隨歎而吟道：

秋光何事逼愁人，景物無情恨獨親。

久困山中終是了，紅顏命薄果然真。

香珠聽了英娘之吟，道：“小姐愁腸不言，賤婢已知。”英娘道：“汝小小年紀，知何事來？”香珠道：“小姐所愁者，久困山寨，父事他人，一也；再者，迢迢城市，而小姐縱有才貌，哪得門當戶對？若字近人，其名不正，二也；大王費心與小姐擇婿，哪有豪門貴客而到此山寨中，結其絲蘿者誰肯自濁？此三也。賤婢忖度，小姐心上祇此幾件，所以難釋其懷。”英娘聽得香珠之論，竟愕然道：“汝小小年紀，倒有此番度量。你可曉得大王連日所作何事？”香珠道：“我也不知盡細，祇聽得前日嘍囉們下山，擄了一個人上來，又說是大王的恩人，大王就將小姐許他為婚，那人反倒不允，可是奇也不奇？”英娘道：“那人不允其事，必然是高士。”香珠道：“小姐未識其面，何以知其高士？”英娘道：“是有婚而辭，亦不可料。不然，自居清白，不肯與賊女為配，故此知其高士。”香珠道：“依此說來，小姐終身不能成婚了。”英娘道：“蠢丫頭，胡言亂語！”因歎道：“真是紅顏命薄，陷於此，有妨清白，不如棄此主以謝世，到還清潔！”香珠聞言驚道：“小姐何出此言？憑此才貌，諒不居於人下，偌大個世界，豈無人物？前日擄來那人，未知若何，待賤婢去探個消息。”英娘道：“休得胡為！姻緣自有定數，所慮者非此。祇因負我一詩一韻於空山，自憐其情也。”香珠笑道：“小姐進退相關，將來作何計較？”英娘不答，竟回房不題。

且說工雲在寨中度日如年，所恨者滕武不放他下山，朝夕思親，怎能脫離虎口？所以對著這秋肅天氣，更助其愁，道：“我王雲生於宦門，功名婚姻如此命蹇，今又遭此不幸之禍！”想到苦恨的田地，因作恨詞兩闋以記之，云：

丹桂飄香候，離愁日積新，西風蛩調助愁嗔，蕭蕭落葉頻。白雲飛去易，紅樹間河津。高秋山郭暮萱椿，悠悠悶繫心。

調寄《巫山一段雲》

山林阻斷鄉關翰，孤雁哀聲魂散。寶鏡光盈人情玩，予恨觀銀漢。哀情夢裏神凝半，客底離愁時按。花鳥幽林無伴，籬菊頻頻歎。

調寄《桃源憶故人》

王雲書罷，自己吟了兩遍，甚覺無聊，在房內低著頭走來走去。忽然見房中擺設不凡，奇道：“不想此間如此幽雅，我倒不曾留意，正所謂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。”隨步到外邊來一看，竟也有花卉假山。又細細一看，道：“原來是一座小花園，其工到也精巧，不料此等匹夫，也有這作為！”王雲哪知是英娘的指點所造，故此英娘常日在此園亭之中拈章弄筆，玩月吟花，所以這房祇隔得英娘的臥室一進。起先王雲原在外廂安歇，滕武見王雲愁深無解，故送到此處，以慰其心，所通英娘內室之門已經鎖斷。王雲初進來時因愁悶忘情，今日見之，稱賞不了，重復走進房來，見圖史堆滿，筆硯精良，驚訝道：“我自上山，未曾見有文人交接，莫非滕武之女果有才情？”又道：“非也，他欲贅我為婿，故設此局以動我心，不可被他所惑。”又見壁上貼著些甚麼，上前一看，就喜得手舞足蹈，大讚道：“不料山寨之中有此才士，我深敬之。”看去詩詞頗多，單道兩律云：

杏林春色

園林春曉景重重，碧草萋萋襯落紅。

玉露附花花有色，錦雲磐樹樹無窮。

流鶯乘早啼深處，歸雁迷芳繞此中。

斜掛酒旗留醉眼，賞心日日怨東風。

中秋晚月

小窗初涌月光平，氣肅秋宵分外明。

庭院碧梧金露重，廣寒丹桂彩雲輕。

素娥因恨憐秋夜，青女常愁怨漢清。

鴻雁一行音斷續，寒林新歎歸思生。

王雲看到二詩，沉吟道：“滿壁詩詞，若出男子之口，必無這等秀媚；若出於女子之口，又絕無脂粉之氣，令人不能識辨。”重又將此二詩細細推敲一會，道：“這詩還是閨中之句，詞內俱隱愁怨，未知何故，其情景倒與小生並驅。世間我祇道就是夢雲小姐，誰料此地又有這才女！可見天下之大，閨閣中才女不時而有，希為男子者不可以才自負。”又道：“也還不可深信，或者抄錄他人之句。移來蠱惑於我，也未可知。”又想到：“他既抄錄，不抄幽閒麗句，反錄愁恨之章，祇怕還是真的。”

正在疑真疑假之時，抬頭祇見花陰深處，一青衣女子冉冉而來，想道：“園中女子從何而至？諒必滕賊他家眷。”隨步出來，祇見這女子在那裏折桂花，且是生得俏麗，王雲竟走到園中，上前問道：“小娘子折桂何用？”那女子見人問她，欲待發作，看看王雲是一位俊俏書生，所以含笑不答，竟去折花。王雲見問又不答，折花奈樹又高，因道：“小娘子折取不著，待小生折取一枝，再與你娘子可

如？”隨攀樹折一枝在手，香珠正中其懷，怎奈素不相識，不好就要，祇是站立躊躇。王雲道：“小娘子又不折花，端然站在那裏，意欲何為？”香珠見問就他折花，答道：“纔承先生慨允賜花，既已折下，又不見付，亦不知何意？”王雲見他嬌聲嚶嚶，就要歪纏起來，道：“花乃貴園之物，豈有不付小娘子之理？但要請教小娘子：可是大王身邊的侍兒麼？”香珠見王雲殷勤相問，哪有不答之理，隨道：“不是，我家大王從來沒有夫人。”王雲道：“大王沒有夫人，小娘子又不是大王的侍兒，一定鄰家女子愛花而來。”香珠道：“更不是，此地乃山寨之中，哪有鄰家？”王雲笑道：“好個山寨之中沒有鄰家，叫小生卻到難猜，不如小娘子直道了罷。”香珠道：“妾乃小姐身邊的侍兒。”王雲道：“小娘子又來哄小生了，適纔說大王沒有夫人，忽然就生出一位小姐來了？”香珠道：“先生有所不知——小姐係先大王所遺。”王雲道：“你家先大王姓甚名誰？”香珠道：“先大王姓李名霸，在今夏初身故。先大王見滕將軍能事，臨終故將大事託之，立為寨主，所以小姐就拜滕將軍為父。”王雲道：“原來如此！小姐芳名喚甚？青春幾何？”香珠道：“先生素無相識，問得好奇！我家小姐乃閩閩名姝，豈得輕與人言？先生肯與花則付之，若不肯，妾去叫人來折。”王雲見香珠搶白了幾句，羞得滿面通紅，忙陪罪道：“非是小生失言，因小娘子言及，故此相問，誰知就觸犯小娘子之怒。”香珠見王雲鬬促，又覺可憐，隨笑道：“我家小姐乃世間罕有之人，豈能擅向人言？”王雲見香珠轉口，陪笑道：“據小娘子說來，怎樣纔與人說？”香珠道：“要禮到，少言一二。”王雲道：“小生知罪矣。”忙向香珠深深一揖：“我如今禮到，先要請教小娘子的芳名，然後再請教小姐的芳名。”香珠遂答禮，掩口笑道：“先生請自重。賤妾名喚香珠。”王雲道：“好個芳名！自然是麗人所用。小姐的芳名亦乞賜聞。”香珠道：“小姐名喚英娘，年方十七，尚未字人，真正才貌絕世，詩文詞賦件件皆通，此乃實言。請教先生是何方人氏，因何得到此地？”

王雲忍不住兩淚雙流，香珠驚訝道：“先生淚從何來？”王雲道：“承小娘子見問，未免觸動離愁，所以傷感。小生乃蘇郡人氏，姓王名雲，表字清寬。因赴科試，舟過京口，被你大王手下之人擄上山來，汝大王亦是蘇郡人氏。歲首曾到舍間為盜，被小生獲住，未曾究治，反贈他銀兩釋放，誰知反成大事。”香珠道：“怪不得大王有‘恩人’之稱。此時大王也應將恩報恩了，何以先生反倒悲泣起來？”王雲道：“小娘子有所不知。汝大王要將小姐招贅為婚。我想出自名門，豈肯與他為婿？恐其日後難免人談論，所以不曾從命，故此觸怒大王，始纔關禁小生在此。”香珠笑道：“這是先生立身之高止。若論這樣一個美人，就俯就此良緣，也不辱沒了先生。”王雲搖首道：“這事如何使得！縱然是九天仙女臨凡，也難以從命。”說罷又流下兩行清淚。香珠道：“先生汪汪流淚，思鄉之念，且自耐煩。”王雲道：“小生思鄉念切，也無處可訴，今幸遇小娘子，得以剖其衷。”香珠道：“妾來此已久，恐小姐見責，二則恐有人來，明早再當請教罷。”王雲將桂花付與香珠，香珠接花竟裊裊而去。王雲被香珠這一番說話，倒弄得不上不下，疑疑惑惑的，道：“前有吳小姐，一場跋涉，尚無毫釐之妥，不意又有一個英娘。”又想到：“任他是才貌兼全，難免賊女二字，又不曾見面，豈可多用這想慕之心。”

不題王雲自言自語，且說香珠折花回去，英娘怒道：“你這賤人，叫你折花，就去了這一日！”香珠道：“樹高難折，因此耽遲。”英娘道：“胡說！你明明在那裏玩耍，還要遮掩。可實對我說就饒你，不然打你三十竹片！”香珠想，也瞞他不得，遂道：“就是有話，怎敢在小姐面前說。”英娘道：“但說不妨。”香珠道：“賤妾去園內折花，正折不著，廳內走出一個少年書生來，他道：‘你折不著花，待小生折一枝與你可否？’賤婢那時正無人折，正中我意。不期他折花在手，不肯就與我拿來，要問我是那個身邊的侍兒。賤婢竟不答他，他又殷勤再三相問。故此無奈，祇得對他說了。其次又問小姐的芳名……”英娘道：“你可曾對他說麼？”香珠道：“也曾說來。”英娘道：“賤人，我的名字豈可輕與外人說的？”香珠道：“賤婢原不肯的，見他問得可憐，故此相答。”英娘道：“你可曉得此生的姓名？哪方人氏？因何到此？”香珠道：“他姓王名雲，字清寬，姑蘇人氏，上京去科試的，就是前日被大王擄上山來的。他說大王也是一處人，曾在他家為盜，被這生獲住，反贈金放的，所以才有‘恩人’之稱。大王要將小姐配與王生，不出小姐前日之料，這生堅辭不允。”英娘聞言，心中明白，道：“這生年紀有多少了？相貌何如？”香珠道：“看他年紀，祇在二十之下，相貌到與小姐相等。”祇因香珠這一說，打動了英娘往日想思，因沉思良久道：“據你說，此生有貌，未知可有才？他次後還說些甚麼？”香珠道：“他說：‘小生還有思鄉的愁緒，還要相告。’欲向我言，是賤婢要緊回來，所以也未曾言及。”英娘歎道：“奈男女各別，不能試王生之才志。”香珠道：“小姐不可錯過這佳偶，雖然王生推卻，他不知小姐這才貌。若知道：必然俯就。”英娘道：“汝論雖善，但兒女之事，非媒灼、父母之命不可。”香珠道：“雖在嫌疑之際，也要從權變。待賤婢明早再借折花為由，探他口氣如何。”英娘道：“不可造次。此生立志已堅，恐取其辱。”香珠道：“小姐守身，言非無理。但此山寨之中，非獨不保後事，倘字不得人，目下不隨權變，恐失其大事。”英娘道：“我心已惑，聽汝為之。祇是不可走漏消息。”香珠道：“這個自然，不必小姐吩咐。”他二人議論不題。

且說王雲自香珠去後，回至房中，看了壁上之詩，愈看愈奇，道：“如果是英娘所作，其才不亞於夢雲，雖有盜女之名，也顧不得他，且就其婚，得占人間雙美，亦快事也。”又想到：“前日這般拒絕滕武，如今怎好又去求他？”又想到：“莫若我且題詩一首，待香珠再來，煩他帶去，且探一探英娘的才調何如，再作理會。”隨展開花箋，題成一律，疊成方勝，壓在硯底下。

正在沉思之際，滕武走進來道：“公子在此沉思何事？”王雲到著一驚，起身道：“大王請坐。小弟乃離鄉之人，豈無思乎？”滕武坐下笑道：“不才送公子在此，也還少可解悶？”王雲道：“幽雅之處，雖可解悶，也難釋鄉思。若大王果然見愛小生，放我回鄉，此情此德，沒齒不忘。”滕武道：“公子不必心焦，歸期自有。不才原留公子在此，別無他意。目下有一言請教：寨中人馬有半萬之外，怎奈糧餉不敷，請公子以何策教我？”王雲道：“承大王下問，但小生詩文之中還能應教，若雲軍伍之事，實是茫然。”滕武道：“公子抱經略之才，何必過謙，望乞賜教，以救蒼生。”隨向王雲一揖。王雲答禮道：“大王，小生雖有小見，未知大王得能聽從？”滕武道：“願求妙旨。”王雲道：“大王聚烏合之眾，每每劫掠客商，其罪莫大焉。在於客商，遠離父母，撇子拋妻，希圖微利以養生，忽然被劫，富者猶可，若然小本營生，其情慘然，既已囊橐一空，流落他鄉，其父母妻子有倚門之望，飢寒之苦，是時兒啼母哭，家業日散。大王若察此情，豈能忍為？莫若散去軍兵，改業為良，豈非美策？”滕武道：“公子之論，未為不可，但不才受先大王之託，一旦毀他事業，與理不合。”王雲道：“大王既不從此，還有一永遠之方。”滕武道：“願聞。”王雲道：“若許荒山，可命兵丁開出，改作良田，耕種麥穀，足可養軍。”滕武道：“此真良策也。”王雲道：“若此法一行，少要劫掠，以害生民。”滕武道：“承公子金玉之言，待不才成功之日，自當報效。”隨辭去不題。

且說香珠次早又到園中折花，遇見王雲，不知說些甚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江南一夢到仙峰，不異良緣遇玉容。

因是蕊珠宮裏客，故數幻事巧相逢。

